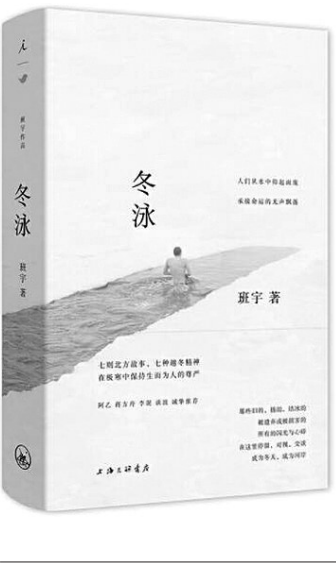


■ 关注新东北作家群“铁西三剑客” GUANZHU

# 关注寂静角落的心灵捕手

刀 口

**提示** 班宇的小说，涌动着物我同哀、物伤其类的情感脉络，无疑让读者在亲历其境中有了融入其间的主观感情。而小说中满满的时空焦虑，究竟撕碎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才造成了那些惨痛悲剧？与其说班宇是在嗟叹铁西区的沉落，毋宁说他是在竭力做一个关注慌乱角落的心灵捕手，并试图疗救破碎的心灵。即或呈现了青年小众的无力感，却总是举以烛火，奋力拉扯他们，走出精神困境而重返阳光之下。



我对“铁西三剑客”书写的时代背景并不陌生，单纯写这些，也不能让文学饱满丰富，毕竟文学需要的是艺术化的现实。想当年谈歌、何申、关仁山以“河北三驾马车”的现实书写名动一时，而今“到乡翻似烂柯人”，其人其文如水滴融入江河了。事实上，原原本本一丝不动摹写生活的小说于今也是稀奇的。大众对各种客观现实早已不觉讶异，而多半的小说，仅有现实的展现，却在表现上乏善可陈。班宇小说倾力描述的情感挣扎世界，带着芜杂的社会背景，从年纪上看，他并非是所有事件的亲历者，更多时候，是将父兄的虐心经历拾起而亲尝霜雪。这物我同哀、物伤其类的情感脉络，无疑让读者在亲历其境中有了主观感情。班宇撕碎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才造成了小说中的那些惨痛悲剧？与其说班宇在嗟叹铁西区的沉落，毋宁说他是竭力在做一个关注慌乱角落的心灵捕手。

与身经其间的在场者相比，班宇的时空感觉是镶嵌的。在班宇小说中，主人公绝大多数为幽闭独处的男性知识青年，他们处在枯燥的现实与遥远的梦想形成的极大反差环境中，生活困顿，工作不稳定、爱情飘忽而陷于颓废、自弃、封闭，缺乏生命的归属感。《双河》里的“我”，离婚后孤立无依，敏感多疑，成为新生活的迷途浪子，当内心的认识和想法与现实的世界观不相融合而判若两样时，小说的主人公，就会最终落得表现出强烈的孤独意识而奋不顾身地逃离。他们是自我放逐者，怀揣梦想而不知何时何处起航，成为苦苦挣扎的零余者。这样的零余者处境孤独凄凉，具有孤芳自赏的高傲性格和敏感、多疑、忧郁的

个性品质，其命运或是在追求莫名的幸福中忧郁地徘徊，或是因失去希望而傲世离群湮没。这些边缘人的生活空间值得关注，班宇诸多篇什坚持对叙事惯性的贬黜，而在无意间以心血的真切培壅来打量这些异质空间。小说《空中道路》时光随意弯曲，故事发生地不断跳转。班宇小说的空间，常常是作为打断“时间流”的描述，或作为情节的静态“背景”，或作为小说事件在时间中展开的“场景”而存在。班宇呈现了青年小众的无力感，但总是举以烛火，奋力拉扯他们走出精神困境而重返阳光之下。《冬泳》虽带着冷冽的气息，而除非在岸上告知她怀孕的消息，让“我”重归理性和温情，在冰河里游泳更像是洗涤灵魂。班宇摊开幽闭空间的忧伤、焦虑，其意在救赎而非沉沦。

在班宇的心目之中与笔锋之下，写实主义的升格与进化离不开人物的心灵秘语。他的小说故事少有完整，零落成泥的记忆带着暗伤，多年之后虽已结痂，但依然隐隐有些惨痛。世事人心裹成了谜团，班宇并不去为笔下的人物指明什么出路，那些人物无法突破困局，甚至陷入被抛弃的命运。班宇小说腔调自兹而显，引领读者仔细推敲其情。作品《蚁人》中的“我”每天无所事事，明知妻子奔波在外可能心有他属而处于麻木状态，“我”与“蚂蚁”互相讲述故事纯属于寂寥或者是无边际的臆想。《枪墓》集合多种主题含蕴，我作为职业枪手无非是攒稿件，终于被合伙人肖雯算计；而我与刘柳的感情浮在空中，在现实中各自挣扎而无法附着于幸福之地，一段心里都有有的感情也只能眼睁睁散去。我所编撰

故事中墓室里的手枪，实际是一种对沉闷现实的反拨。犹豫难决的孙成，面对岁月消磨中的恶人杨树终究无法举枪射击。小说《民谣》中的“我”大学毕业许久，失恋又失业，沉浸在彷徨无地的混乱生活中无法自拔。《铁西夜曲》如一则则谵妄症病人的呓语，那些卑微小人物彷徨惶惑，正站在希望还是绝望的岔道口，处于上帝已死、戈多未至的困苦中，等待命运的拨弄。见证了班宇笔下的小说人物，法相庄严的成功学贩卖大师注定束手无策，因为班宇笔下的人物似乎是天才的失败者。这让人们想起契诃夫的话：“对痛苦当以悲悯和泪水回应，对卑鄙行为当以愤慨还报，对丑行当投之以厌恶。”

班宇小说选取的事件，我们似乎在流行报章上见得稀松平常了，以至于我们有些怀疑班宇是故意这样做的。班宇完全可以像其他新生代小说家那样耍弄叙述技术的天分躲进笔墨天地里自慰，尽量不去沾染什么敏感问题。这是一个消费社会，快感几乎是幸福的同义词，人们也因为多种因素醉心于游戏，据说游戏的规则就是不去说破。可是，在班宇的小说中始终张扬着一种内在的张力，这张力被苦难紧箍着，就像捏在手里的气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令人心悸的爆响。对社会苦难的强烈关注，对生命痛感的节制实则更显沉重的表达，使他的小说表现了比小说更多的东西。读班宇的小说，他笔下的那些扭曲的人物、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久挥之不去。读班宇小说是不舒服的，沉重感与伤痛感充满阅读过程，使人难以喘息。希望在他的小说中如冷秋的树叶缓缓下沉，苦难驱赶着小说中的人物艰难跋

涉。苦难、挣扎是班宇小说的底色，在他的小说字典里，苦难可解释为命运的一连串打击。生的渴望、梦想的追求、幸福的憧憬，都被班宇漂浮在苦难的海面上。在苦难中推开生命中滴血的东西，这是班宇小说具备持续冲击力的本质所在。

班宇小说之独特，在于时间的空间化。好的小说不是创设故事，而是把读者带入回忆，唤醒人们的共鸣；而小说对时间的空间化处理则符合时代鲜活的生活经验需求。作品《枪墓》如套中之套，含藏着几代人的命运故事。班宇常常将人物置于酷烈的生存背景下，他们疲于应付生存现状的种种压力，赤裸裸的生存本相使生存本身变得毫无意义。他的很多小说在追忆似水年华，充斥着时光流逝的沧桑感，美好记忆逐渐丢失的痛情感。信仰、真情、挣扎等都被附带了强烈的青春荷尔蒙的气息，揭示了我们生存的深度真实性。他的故事是反成长的叙事。这些小说总是笼罩着一层阴冷潮湿的雾气，故事总有诡异的内核，简洁叙事与杂谈碎语共同玉成了小说的张力。

班宇的小说就像是守夜人的更鼓声，呼唤人们从睡梦中醒来，迅速联合起来消除危险。此举恰如詹姆斯·伍德所说，“文学跟艺术一样，能抵制住傲慢的时间——让我们成为习惯牢笼里的失眠症患者，并主动从死亡那里挽救事物的生命。”班宇的小说均是体现在形式的情感结构，那些铁西区忧郁青年的情感空间摇曳而多姿，经过作家的抚慰而显出人性的光辉。或许班宇之意，恰如自己的小说《猛兽》中一句话，梦里也常是这样的场景，被紧缚没有挣脱开来，直飞天际。

## 片言只语见性情见学识

饶佳荣

看朋友圈，得知止庵《远书》再版了，封面素雅恬淡，便想重温旧好。无奈身在东瀛，又加阮囊羞涩，只能心存念想。后知朋友江田祥兄来早稻田访学，遂请他帮忙代购一册，“人肉”携至，却不收分文，铭感于心。如“增订版后记”所言,“《远书》出版在十年前,此番重编,撤去插图,删掉若干意思不大的,又增添一些后来写的,旧版偶有脱文,亦据原稿补足”。

这是止庵的书信选,或者说是书札编,似更为贴切。这次重版,收入写给74位朋友的信札,致谢其章、谷林、黄福群三位最多(分别有三十六通、二十八通、二十七通),最早的写于1996年3月5日,最晚的写于2019年7月4日(致陈子善),写于2017年、2018年的,大约也有十来通。在世纪初手机普及之前书信往还,不唯理

解,到现在还写信,不被视为“怪物”才有点奇怪。实际上,我大学毕业刚工作时,就听到对止庵的责难声,其一是他对书的品相“斤斤计较”,其二是“都什么年代了,他偏要写信”。

七八年前,我在新星出版社承乏编辑职务,搜读了止庵好几种“小册子”——册子虽小,内蕴却厚,获益甚多——其中之一便是顺着作者的赏鉴,或图书馆借阅,或网上购藏,颇读了一些他推荐的好书,比如浦江清、孙楷第的著作,以及杨绛、谷林的散文,或者至少会留心一些此前自己不甚了解的作品。就此而言,这与葛大学时代读王小波、陈平原、周振鹤、葛兆光的作品,等等,阅读体验一样的好,一来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行文风格,二则由于他们的品鉴,我也顺藤摸

瓜,视野由之稍开阔一些。

回到《远书》,腰封文案一点没有“油腻”的味道,反而真醇到位:“这部书信集涉及交游、阅读、写作、编书、治学,偶亦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通情愫,或叙事实,或谈学理,有真性情,具真见识,虽信手写来,却是上好文字。”

致谷林的一通信里说:“先生所作不多,出书更少,我于此甚感珍惜——惜其不多,少;珍其好,且作者以此为重,以读者为重,以爱读您的文章的人为重。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页四)

当然,更有看头的大概还是作者对一些物事的臧否,比如对陆键东那部名作,信中这样写道:“在沉默而坚定的陈寅恪与沉默而冷酷的历史之间,有一个传记作者在浮躁地抒情,不亦太可悲

乎。”(页八)对“开卷全无益处”之书的“抵制”——“一言以蔽之,若说《南渡北归》是‘不该那么写的书’,《周家后院》就是‘不该写的书’。”(页一一四)又如,“坊间有张中行著《禅外说禅》,当年我亟欲读之,张氏倩人送来一部,读之大失所望。禅外说不得禅。随随著《揣斋录》一书,甚是精辟,即因其在禅堂内说禅也。”(页二三九)

再如,对“价值”与“影响”的清醒认识——“不过我觉得‘价值’与‘影响’实为两事,往往给混淆了,结果判断‘从众’,看得人多即为好也。”(页六七)

总之,书中有不少夫子自道,虽不必一一奉为圭臬,但借此深入,既读且思,则大有裨益,也就不枉自己的时间和作者的心血了。

## 替顾颉刚先生考证

徐美洁

**提示** 《顾颉刚读书笔记》“明神宗与鸦片”一条,引清未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的说法,说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是受鸦片之累。本文作者细致考证,说明鸦片在明代的应用,一是用于治病疾,二是人们用罂粟花作观赏花卉。人们对某物的应用不能脱离其时代,明代并无鸦片成瘾的记载,明代《明神宗实录》来看,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实际是不接受元旦朝贺,并不是完全不上朝。不上朝的原因,也是国本之争,君臣间的隔阂与对抗造成的,并不是身体原因。

《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一“明神宗与鸦片”,引清未人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的说法,说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是受鸦片之累。顾颉刚说,假如这话可信的话,那么鸦片在明朝时就已传入了(《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笔记只此一笔,未作深究。在此,暂代顾先生作一考证,证明鸦片在明朝时已传入,是无可疑的。

其实,鸦片的传入要比明代更早得多,邓之诚先生认为鸦片在魏、晋时期便已传入(《晋董琐记》)。关于其应用的记载越来越多的,则在宋代。但宋代人对罂粟的爱好,主要是它可以用来泡茶喝。苏东坡:“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

煎萸栗汤。”(《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查慎行注:“萸栗汤,即罂粟汤,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卷二十五)陆游对这种罂粟汤尤其喜爱,时不时就要煮上一碗。如《题书斋壁》:“随分琴书适性情,乍寒偏爱小窗明。旋煎罂粟留僧话,故种芭蕉待雨时。”又,《病告中遇风雪作长歌排闷》:“石鼎闲烹似瓜茶,霜皱旋破如拳栗。蹲鸱足火微点盐,罂粟熬汤旋添蜜。”(《剑南诗稿》卷十五、十八)又据宋李弥逊《和少章罂粟汤》:“甘比玉莲开太华,色分秋锦净澄江。”(《筠溪集》卷十五)可见,宋时人喜欢的罂粟汤,是一种加盐盐,再加点蜜煮出来的,以甜味为主的茶汤。

到了明代,喝茶汤的爱好已经上升了,人们对罂粟花的热爱倒是见了不少,刊于万历十五年的《阿育王山志》,录有奉化知县彭祖训的《从天童过阿育王依韵酬谢翁来上人》诗:“只爱育王山色好,得瞻舍利宝光多。疏篱繁蕊开罂粟,斗室浓阴挂薛萝。”可知阿育王寺前种有一片罂粟花。此时,罂粟花作为观赏植物,种植已经寻常,如诗题“四月承叔铭金经二绝句问西厅牡丹开未并寄罂粟令予种之以娱目因戏用韵答之”(明刘嵩《槎翁诗集》卷八),人们互传罂粟种子,作为庭院花卉的艳丽点缀。顾起元《客座赘语》:“凡庭畔阶前杂卉之属,择其尤雅靓者虞美人、罂粟、石竹、剪钗罗、秋牡丹、玉芙蓉、捷蝶花……摇风漏月,最为绚丽矣。”彼时流行繁花似锦的一种庭园风格,需要罂粟花这样的艳丽之花。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阿芙蓉(鸦片)这东西也是最近才听说,用罂粟果实的汁液制成药剂,主治痢疾脱肛;又说能固精,所以就有人用来做房中木药丸。更有一种流行的叫“一粒金丹”的东西,说是包治百病,那纯粹就是骗人的(《本草纲目》卷二十三)。李时珍对鸦片的疗效,是持保守意见的,只是说了当时市面流行的方子。鸦片入药的毒性,一般通点药理的人都会知道,李开先《赠疡医吉迁》诗:“虽善千方作外科,请听一语为忠告。百药其间多有毒,从今切莫加罂粟。”(《李中麓闲居集》卷一)那么,深居皇宫的万历皇帝,真的会用药上瘾吗?

回到顾颉刚先生所据的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说:“此物初入中国,官禁先受其害,明神宗三十年不召见廷臣,即为此物所累故也。”(卷上“鸦片遗闻”)《春冰室野乘》所用的证据,可能就是明人笔记中,成化时内官出外高价求购鸦片的记载(徐伯龄《蟬精雋》),以及明神宗“三十年不上朝”的说法,再结合清末鸦片烟殆人心意志与身体的现实,往上推导得出的结论。但细看一下《明神宗实录》,就能明白“三十年不上朝”的说法,只是一个大而概之的描述。

万历十七年之前,皇帝还是正常上朝的,在前十年张居正辅佐时,更称得上勤勉有加。以万历二年十月为例,皇上御文华殿听讲十二次,请假一次,张居正给定的课程,几乎是隔天就上一次课(据《明神宗实录》)。张居正去世,万历对这位老师进行了严霜般的清算,好似一个好学生突然

开始了逃学的日子。对比此后他的种种表现,不禁更能理解黄仁宇先生“世间再无张居正”的感叹(《万历十五年》)。但群臣们也不一定就没错。万历十六年正月初七皇帝上朝,一点名,却有82位臣子没来上班,皇帝很生气,下令扣每人两个月工资。所以也不能光说皇帝偷懒,你看,群臣们比皇帝更偷懒。也可见“世间再无张居正”后的一种局面,再无强干的辅臣能帮助万历皇帝管理朝政。万历虽然生气,但此年还是亲自祭献孔子先师,上朝也正常。

变化出现在万历十七年。正月初一元旦节,按例,皇帝要在皇极殿接见群臣,再赐辅臣饮食。这一天碰巧日食,万历就免了群臣朝贺。自万历十五年开始,群臣就陆续上奏本,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则属意郑贵妃所生皇三子朱常洵,国本之争渐露端倪。此次免掉元旦节礼,是他对抗群臣的情绪表达,日食只不过恰巧充当了借口。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皇帝第二年不接受元旦贺礼,大臣们感觉事态严重,于是,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位辅臣,一同前去见面。《明神宗实录》详细记载了这次元旦朝会的会面:“(申时行等)人见于西室,御榻东向,时行等西向跪至,词贺元旦新春,又以不瞻睹天颜叩头候起居。上曰:‘朕之疾已瘳矣。’时行等对曰:皇上春秋鼎盛……’这一次皇帝是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而且也是事出有因。此前,雒于仁上疏皇帝称‘酒、色、财、气’,皇帝此时激情地向辅臣们逐条辩解,并说一向有心肝二经火

旺之病,如今被气得旧病复发,不能上朝了。此事件后,万历皇帝开始不了上朝也不用找借口的日子。但政事还是处理的,遇到军功表赏之类的大事,也偶尔上朝。

以晚年的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为例,皇帝亲力亲为处理政事十三起,主要涉及官员请假、辞职、封赏、修省,其中有批评官员不参加活动一起,跟元辅抱怨自己身体不好二次。万历四十八年二月,皇帝遣文书官谕诸臣,向各位大臣说明身体情况,头晕目眩,动火,脾胃也不好,并说身体稍好些就看奏章。此年七月,万历皇帝崩。以一个垂暮之年的人的精力来说,万历处理的政事并不算少,与鸦片成瘾毫无生气的入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万历十七年开始就不接受元旦朝贺,发展到逐渐不上朝,假如是鸦片原因的话,很难想象能坚持这么久。所以说,鸦片只是一种想象,并无实据。且从明代人对鸦片的使用实情来看,也并不相符。

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但这并不是国本之争的结束。万历四十四年八月,皇帝才同意皇太子出阁讲读,但开讲没多久,就被叫停了。这之前与之后的君臣间的扯皮,大多就是围绕皇太子的讲读。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说,东林与国本为始终,南明福王政权的失败,也是万历国本之争的延续(第五章“复明运动”),此说甚是。国本之争绝不是单纯的道德伦理争端,而是延续至明朝灭亡的权力之争,万历皇帝不上朝,也是因为这个政治原因,而非身体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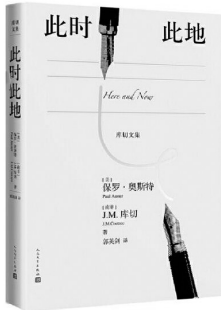
书单

## 当库切遇上奥斯特

话说,都2019了,你还不看本书?当然了,山顶洞人也从不看书!时间进度条在快速拖动,马上年底。读一本书的最好时间是昨天。其次,是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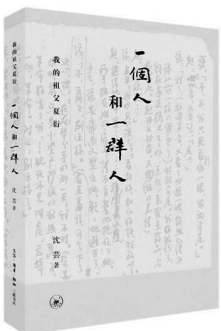
本周书单的主打推荐是《此时此地》。本书是J·M·库切与保罗·奥斯特在纸上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记录。J·M·库切是来自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有《耻》《等待野蛮人》等。保罗·奥斯特是来自美国的著名小说家,他是村上春树的偶像,代表作有《纽约三部曲》《幻影书》等。两位作家的交往始于2005年,当时奥斯特请库切为自己编纂的贝克特文集撰写序言。到了2008年,奥斯特在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文学节上和定居在那里的库切见了面,真正成了朋友。之后,库切向奥斯特发出邀请,约定两人通信三年,话题不限,最终结集成《此时此地》。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风格颇为不同,库切的作品往往聚焦于南非社会,对社会现实有比较强的指涉性;而奥斯特作品多写纽约,描述的是都市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相约通信三年,激起了怎样的思想火花?在书中,我们将看见,“耶稣三部曲”之前的库切和《4321》之前的奥斯特,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得以窥见二人创作中的秘密。

此外,还有两本新书,也值得你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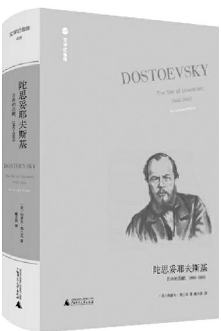
■《此时此地》

本书是两位世界级作家J·M·库切和保罗·奥斯特三年间的通信集。两人约定通信三年,讨论此世间的各种话题:友情、人生、文学、艺术、生活、经济危机、战争、体育……无所不包,无所不谈。两人的交流绝非客套,在意见不同时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比一般的通信集内容更深,比一般的文化随笔角度更广,令人读来十分过瘾。



■《一个人和一群人》

本书是作者讲述自己祖父——剧作家夏衍先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夏衍在白云区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作者对这位老一代革命者,除了深厚的亲情外也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她用自己观察到的大量细节,呈现出了一位有原则、有才华、有个性、有魅力的革命政治家形象。出于作者自身的专业范围和兴趣,她接触更多的是祖父在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例如所谓“二流堂”的艺术家们,对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群,作者的描述生动而传神。本书所述虽然是一个家庭里女孩子眼中看到的种种情景,但由于所涉及人物本身的特殊性,她的所见所闻仍然包含了一定的历史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

本书是约瑟夫·弗兰克所著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第三卷。本卷的内容从作家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返回圣彼得堡开始。184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作为备受赞誉的小说《穷人》的年轻作者而声名鹊起,在因涉嫌政治谋反遭到逮捕和流放后,因涉嫌政治谋杀遭到逮捕和流放后,他突然被人们所遗忘。弗兰克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归来后的试图回归文坛主流的努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夜》等作品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到了这一目标。而《地下室手记》的写作则宣告了作为经典作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诞生,并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后写作方向及风格的突变与深化。